



耶穌的同伴與依納爵的遺囑

M.裘理雅尼 J.C.多德爾 合著 石室 譯

W. 裘理雅尼
J.C. 多德爾 著
石 室 譯

耶 穌 的 同 伴
與
依 納 爵 的 遺 囑

光啓出版社印行

目 錄

譯者的話	七
耶穌的同伴	九
導論	一
I 耶穌會成立以前	一五
(一) 依納爵召集同伴	一五
(二) 共同的兄弟情誼	一六
(三) 行動的共同理想	一八
(四) 共同接受聖神的領導	二一
(五) 共同創建耶穌會	二四
II 耶穌會成立以後	二九
(一) 兄弟情誼的組織	二九

(一)	有組織的行動理想	三三
(二)	聖神的統一領導	三五
III	結論	三九
(一)	耶穌會士——耶穌的同伴	三九
(二)	耶穌同伴的互愛	四二
(三)	耶穌的同伴與十字架	四三
	依納爵的遺囑	五一
(一)	《紀事》的起緣	五三
(二)	依納爵的抉擇	五五
(三)	口授的開始	五六
(四)	《紀事》的編寫過程	五八
(五)	文章的可靠性	五九

(六)	《紀事》的真正價值	五九
(七)	《紀事》在修會內的遭遇	六一
(八)	文章的結構	六二
(九)	回溯	六三
(十)	依納爵口授《紀事》的宗旨	六五
(十一)	《神操》與《會憲》編寫過程中的心靈境界	六六
(十二)	遺囑的主流思想	六七
(十三)	從《神操》到耶穌會的組織	七〇
(十四)	結論——奠基與奠基之道	七三
跋		七七

譯者的話

文章摘譯裘理雅尼 (Maurice Giuliani) 神父所著《祈禱與行動》中，以〈耶穌的同伴〉為題的第三篇附錄，描述耶穌會成立前後，以依納爵為核心的志同道合的同伴眾心所向的典型。修會成立前後，耶穌始終是他們心靈上的君王；但心靈的聯繫制度化後，會士服從領導，修會全體服從基督在世代表——羅馬教宗——。服從是修會團結的基礎；也是對每個會士接受派遣的心靈準備。

耶穌會士以此來要求自己。但正因耶穌是眾心所向的典型，這篇文章對其他修會成員，神職人員，以及普通教友，同樣也有參考價值。

耶穌的同伴

導論

依納爵之爲人，不易被人理解，自相矛盾之處甚多。但其中心則集中於一點：他是耶穌的同伴。天主賦予他的神恩豐厚充沛。他在漫長的靈修旅程中，踏踏實實，一步一步腳印，一直朝向天主聖三的親密融洽，持久不渝。他的行動準則刻劃出他的靈修容貌——耶穌的同伴——。他的理想也在同伴關係中逐步編織成現實。

從一五二一年依納爵轉變生活方向開始，至一五四〇年教宗正式接受修會納入教會；遵守教會法定選舉手續，同伴們選舉他爲新生修會的首任總會長；其間相隔二十年之久。

在這二十年間，他首先尋找他自己的生活方向和路線。他向天主聖神請示，審時度勢，反覆思考、領悟情景的意義。肯定初衷意願，無不來自天主的啓迪。但意願的歸向

不甚清楚，認識模糊：他耐心等待天主逐漸揭開神祕的帷幕；同時也從未中斷探索尋求的功夫。

我們可以綜合觀察這段摸索時期。烏瞰全程，依納爵始終以虛心受教的態度，耐心接受天主的領導。他的行動路線非常清晰，在他覺察到天主召喚他，要他獻身於奉事天主的同時；他領會到事奉天主，必須召集同伴，群策群力，在同伴關係中實現他的理想——天主的意願——，沒有同伴組織的精神聯繫，就不可能有使徒事業，也不能有聖德。有組織的同伴聯繫，可以稱之謂隊伍，共同體，修會；西班牙文統稱為 *Compania*，並沒有軍隊的含意。

在芒萊撒，依納爵靈修生活經驗的初期表現，不免有些畏縮。不久，卡陶內溪畔一道神光，佔領他整個心靈。這是靈修生活經驗中的里程碑，也決定了他的生活方向。《神操》書中兩組默想題，反映出經驗的痕跡，那就是「基督君王的召喚」和「兩面旗幟」的默觀。在默觀中他領悟到「他的意願嚮往什麼；他整個生活的著落點，在一切行動中，他應當追求什麼。」（納達神父語）。沒有別的目的，只有奉事天主和救人靈魂。這雙重目標清楚地描繪出一幅在發展中的世界歷史的藍圖，主題是基督及其宏偉的

使命。

在其歷史身體內，基督死而復活，一次性完成。

在其奧秘身體內，在空間和時間二維上，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繼續進行於每一受造之物。「耶穌臨終痛苦必定重演，直到世界終結。」（帕斯卡思想錄）

在其歷史身體內，祂召選十二位使徒，派遣他們到天涯海角去宣講福音真理，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人們付洗。

在其奧秘身體內，祂向每一代人發出召喚，授予他們繼承使徒使命的重任，派遣他們前往世界各地，團結全人類，統一於教會。

我們要有廣闊的視野，與受造世界共邊際，與基督共榮辱，與十字架共勝利。要達到這目的，除了真福八端、愛德、犧牲之外，別無他途。

而依納爵的視力焦點，就是在他的觀念中，蘊育著自己前途的生命力。這生命力集中在使徒們身上。因為在進行救贖工程的歷史中，十二位使徒處在關鍵地位。十二個人，一條心，組成統一的、共融的精神共同體，聖統的領導教會。同樣在歷史的發展中，依納爵看到天主召喚人們一代又一代，不斷地組成新的共同體，以初期使徒共同體

為模式，重覆勾出初期教會的輪廓。

從此以後，為了實現他本人獻身奉事天主，為天主服務的願望，他將活動的重點，放在追求同伴，召集同伴，團結志同道合的同伴方面。目標是組織一個實現使徒事業的共同體。

I 耶穌會成立以前

(一) 依納爵召集同伴

在芒萊撒，依納爵自己所謂初期教會時期。他已經開始尋找可以與之交往，互訴心聲的神交密友了。然而在他求學時期，還在巴爾撒勞納城，就「開始心懷意願，召集共同生活的人士，把他們培育成爲耶穌基督的號角，目的是幫助教會，革除在爲天主服務的事業上，他所觀察到的弊端。」（包郎谷神父語）有四個同伴跟他一起生活，他們的團結並非無作用。依納爵在阿爾加拉監獄時，他們中一位同伴竟然肯來陪伴他，共渡鐵窗生涯。但是曇花一現，當依納爵動身去巴黎，團結就此解體，同伴們四散分離，各奔東西，甚至也有墮落。

四位同伴實在太少，何況又已離散，他去巴黎，「主要因爲巴黎大學是當時國際上知名度很高的高等學府，群英薈萃，他希望在那裡找到更多的，懷有雄心壯志的同伴。」

《自傳》

一五二八年他到達巴黎，一年後就有三位西班牙同胞，決心接受依納爵的爲人之道。他們寓居醫院，度著窮人的乞食生活；因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依納爵不得不謹慎而見機行事。

這一次的嚐試，仍然失敗。

可是，依納爵信心十足，堅持他的意圖。他一面學習，一面鏗而不捨，堅韌不拔地追尋他未來的同伴，吸收有天賦和符合他理想的有教養之士。

他接受經驗教訓，深知欲速則不達，不可急於求成。他終於以他的愛心和恒心，成功地把一伙堅強而經得起考驗的同伴，凝集在自己周圍。在同伴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出日後的耶穌會士，德才方面的更高要求。

(二) 共同的兄弟情誼

1. 情誼的培育

歷史材料指出，初期同伴最突出的精神面貌，是彼此之間有一股真誠而又堅不可摧的情誼，使他們聯結在一起。依納爵率先以真正的愛德對待同伴。他得自巴爾撒勞納的錢，常和同伴分享。他不怕長途跋涉，前往比利時募捐，所得錢物，施捨給清寒的學生。薩優亞人伯鐸、法培爾除了得到他的物質幫助外，還有價值更高的靈修指導。法培爾性格非常敏感，反應強烈，依納爵教他平安之道，養成他審辨的情趣和能力，以及自我控制的習慣。包包底拉二十一歲，年少英俊，才華出眾，依納爵也許已經幫助他找到聖熱納維埃山上（巴黎大學區）學院的哲學講座，為他指出治學方向，提供經濟資助。對於雄心勃勃而自命不凡的沙維埃，依納爵動員人們去聽他講課，壯他聲勢，推波助瀾，以期激勵他的信心，增加他的勇氣。雷奈斯心細膽小，依納爵幫助他解決世俗事務，二人友誼極深。

如此人際深情，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當然深得人心，受人愛戴，而能與人心心相印，肝膽相照，開誠佈公地相互交談。在他們心中，只有愛主愛人的熱火在熊熊燃燒。

2. 情誼的基礎

根據雷奈斯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有關他們友誼的締結，靈修路線的貫徹，與兄弟間的深情厚愛，是如何獲得的。他寫道：「我們的決心，一部份由於祈禱、勤領聖體和告解聖事，一部份是由於全心、用心修治聖學，另一部份則由於獻身奉事天主而獲得的力量並鞏固。一年中，固定日子大家輪流到一人住處聚餐，各人帶一些食物。」他又說：「這一切，加上彼此相互訪問，都有助於加強熱誠而增加力量。」他總結說：「在這期間，主給予我們極大的幫助，學業的進步，導向天主的愈大光榮，更推動為別人服務的意向，加強我們之間的互愛，精神上物質上的彼此互助。」

光明磊落而又細心周全的友誼，鼓勵每個同伴勇於專心事奉天主，每人擔負著照顧別人的責任。而眾人的力量又擔負起照顧每個人的重任。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決非空喊口號，個人與團體凝聚在親同手足的情愛之中。

(三) 行動的共同理想

1. 共同生活的條件

共同生活的先決條件，是同一的具體的理想，推動著共同的行動。同伴們的同理

想，就是依納爵本人的理想，在芒萊撒卡陶內溪畔領悟到的——做基督的侍從，繼續祂的事業，普及到世界上每個角落——和依納爵接觸之後，對使徒事業的熱情，與日俱增，似烈火焚燒著他們每個人的心靈。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選擇，有人嚮往外教民族地區，有人關心當時德國和革新思潮蔓延的國家，有的對新發現的新大陸感到興趣。一五三〇年，正是舊世界——十六世紀——大動盪時代。文藝復興帶給文化方面的新活力，同時思想意識方面的分裂、鬥爭的浪潮，席捲著整個世界。面對這樣的時代背景，更激發有心人內心的使徒熱火。

2. 目標的一致性

同伴們國籍不同，性格各異，各式各樣的風俗習慣。在這種情況下，行動目標必須一致，單靠個人的雄心壯志是不夠的。振奮而感動人心的事件，莫過於同伴匯集在一起，各自交代自己的目標意願，進行比較，歸類磋商，取其精華，最後意見一致，思想統一。一位同伴說：「他們一致作出同一目標的結論。」一致的結論就是巴黎致命山的誓願：「約定全體去耶路撒冷聖地朝聖，若可能，就留在聖地；若不能，服從羅馬教宗支配。」教宗對他們的使徒使命擁有最高裁定權。他們將向教宗保證，他只需揮手，他

的手指向那裡，他們就奔赴那裡。他們準備去世界各地宣講基督福音，決不猶豫，決不遲延。

他們的集體討論，以及對致命山誓願採取的措施，顯示他們團結一致的另一側面。意見一致，意味著放棄個人觀點，這就需要作出決定的統一的標準——多數票決定全體的行動方向。但是這多數票決定原則不同於聖神的引導，此其一；第二：原則上要求每個人調整各自的觀點。調整觀點不容易；各人在祈禱中再三思考後獲得的，肯定自有其價值。事實上，耶穌會創立的奠基人都體會到，各人並沒有放棄聖神啓發的個人的觀點。他們的原則也不是一個觀點優越於另一個觀點，而是大家的思想更上一層樓。各人深入分析自己的觀點與大多數的觀點，相比之下，僅是高低深淺的區別，方向原是一致的。每個人的自我剖析，爲他自己與全體，思想心情都有提高並深化。這是耶穌會同伴之際，上下之間，貫徹關係的指導原則。理想要求高而遠，實踐計劃要切實可行，具體而又細緻，萬里之行始於足下。

3. 共同理想的實現

去耶路撒冷，踏著基督的腳印向外教人宣講天國的福音，誰能說不好？但是去羅

馬，向教宗交出自己的心身，而教宗乃是「基督的全部的莊稼之主」，按照收割莊稼的各種需要，接受他的分配。教宗指向那裡，耶穌會士就在那裡。整個基督徒世界就是他們的會院所在。耶穌會的心與教會的普世性同一尺度。

個人聽到的召喚，只反映本人的眼光和胸襟。接受使命獻身於天主的事業，全力以赴，爲之踏實服務；那就是各人聽到召喚後行動的指向。從此以後，他們心目中耶路撒冷逐漸消逝，羅馬之門敞開在他們面前。在羅馬他們聽到的是整個基督王國心臟的卜動聲，是主、基督之心的卜動聲。

他們始終忠於同伴關係，互相團結，同呼吸共命運，一個目標；他們逐漸澄清、深化，提高他們的共同理想。心中固然懷念歷史中的耶穌基督，投身其間而爲之服務的，乃是整個基督的奧體。

(四) 共同接受聖神的領導

1. 接受聖神的領導

同伴由互愛凝結成共同體，這是內向的結構；外向行動並不導致共同體團結的鬆

散。相反，同一的理想，一致的嚮往，把同伴的心神匯成一股巨大的暖流。

但是，天主聖神高於共同體之愛的頂峰，深於共同體愛的深淵。高於每個同伴心靈的最高處，卻又深入於他們內心的最深處。共同體和共同體內的每個同伴都沐浴在聖神和熙的陽光中。他們組成的共同體是在聖神內的共同體。

同伴們個個精神抖擻，鬥志昂揚，各就各位，處於一聲令下，立即行動的待命狀態中。但是聖神首先控制他們，把他們置於被動地位。表面上，他們主動互相結伴，主動接受致命山上誓願的約束。他們固然計劃了自己的前途，但前途尚未確切明朗，既無法估計，當然更無法掌握許多可能發生的具體問題，更何況尚有不少疑問還未解決，帕斯卡說：「耶穌祈禱，因他還未確切認知聖父的旨意。」（思想錄）「同伴們也不知天主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已經決定要為主服務，並且選擇更有價值的服務而讚頌祂。可是在什麼地方能做到，他們全然不知。致命山誓願面臨多種考驗：聖地朝聖可能無法成行，去了可能留不成；留下了可能殉道，或被迫返回等等。他們一致獻身為天主服務這是確定了的，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天主接受了他們的決心，必定不放棄他們。——除此之外，讓形勢及聖神，在內心中作嚮導，指示出必須做的事，指示出必須走的路。他

們的頭腦並不發熱，不急於作出決定，更不隱蔽向天主提示或提出先決條件。他們讓天主的意旨在他們身上通行無阻，所以可以隨時推翻他們先前擬定的全部計劃，一切再重新安排。

由此可見，他們非常聽從聖神的引導。在聖神面前，他們的心靈一直保持受教的地位。他們堅決不讓心靈僵化，同時也拒絕讓僵化了的表達方式縛住手腳，始終順從現行時間，等待天主之光，照出遙見理想的清晰線路。他們的行動是爲了更完善地接受天主聖神的推動。

2. 摸索——期待

因爲同伴們都年輕力強，多才多藝，朝氣蓬勃，滿腔使徒熱情；而今力不從心，無法主動創造自己的未來，肯定是極難受的。靈修必然要在黑夜中摸索前進，使徒事業的進展，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少有志之士，胸懷同一理想，凌雲壯志，不亞於其他同伴。但無耐心等待，就脫離他們而加入別的已經創立的修會，爭取立刻發揮心力的機會。在他們意向中，不再浪費寶貴的時光，腳踏實地爲基督的王國做些有實效的事，不再無休止地等待，我們不能說他們做得不對。

但是，依納爵和同伴們繼續度著共同生活，更加堅定地團結，耐心地等待。他們並不是空想，他們做該做和能做的事，同心同德，猶如初期教會，等待聖神降臨——新的五旬節。

一五三四年，前途依然茫茫，如在五里霧中。一五三九年，形勢似乎顯示出天主的旨意。致命山誓願預定的期限已到，耶路撒冷之行已經不可能。許多疑點已排除，當行而又可行的是去羅馬，自獻於教宗，任他分配，接受他的派遣，執行他的使命。在致命山誓願規定的範圍內，天主的旨意向他們指出的路線方向，就是這一條。

(五) 共同創建耶穌會

1. 羅馬——考驗

他們到了羅馬。教宗頒佈了命令。

同伴們領受了任務，接受了派遣就要分散。新的問題又來了。同伴關係如何處置呢？是因分散而就終止，抑或人雖分散在四面八方，天之涯地之角，但精神不散，雖分仍合，不單保留同伴關係還要加強聯繫，實現「運動」的生命辯證法。對此種種新問

題，再次發生意見的分歧。

於是，大家靜下來，共聚一堂祈禱，安心思考，在聖神的光照領導下，「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決不是假話空話，而是以大家的肯定，否定各自的否定；以大家的否定，否定各自的肯定，最終裁判權留給天主聖神。

2. 創建修會的必要

他們考察了二個方面。許多年來，夢寐以求，已經初步嘗到同伴關係融洽的滋味，在此關鍵時刻，難道就此付諸東流？是否可以聽命的方式，推舉一人代表全體，加強四散同伴之間的聯繫。這樣，同伴雖然分散，精神仍是一體。

如此開誠佈公，切磋琢磨，各人思考，共同祈禱，思想交流，沒有偏見和私意，對立意見統一於聖神的領導。耶穌同伴的修會，從此正式誕生。因為他們忠於原始嚮往的同伴關係，以傳統的聽命聖願，環環相連，銜接於整體。最後決定，同伴們一致通過。今後他們喜歡使用的「接受聖神的領導」一語，在他們心靈上引出一股意識洪流，產生的光和熱，湧上心頭，而溶於行動中。回首溯源，從巴黎經威尼斯到基督世界的心臟——羅馬——，一條路線貫穿著天人之際與同伴之際，天主的自由意志與人的自由意志的

匯合，融會貫通。今日帶著過去的經驗，侍奉天主的夙願，在他們一致的決定中，已成具體的現實，一股暖流注入心田，潸然淚下。

事業尙未開始，今日流淚，明日流汗流血，或是付出生命為代價，教會的建設非此不可。

相互的友誼與共同的獻身，志同道合，相輔相成。在各人心靈內活動的，是同一天主的恩寵；把各人的胸懷提升到同一高度。是心靈的會合？也許是，不能肯定。是才學高深而野心勃勃之輩的糾集？一定不是。同伴們思想、心神的一致，淵源於對天主聖神的忠貞不二；日後的發展與鞏固同樣來自同一的源泉——天主聖神。

3. 耶穌的同伴——耶穌會

在同伴們心目中，耶穌會的形象如何？他們內心都有同一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基於超越個人心靈而又深扎於各人靈魂深處的信念。他們的同伴關係，具體體現在耶穌會的組織中，那末，對他們來說，耶穌會究竟是什麼呢？

初期同伴中，有一人說出了耶穌會的定義。四百五十年來，每一個耶穌會的兒子，深信這定義完全符合各自的體驗。

聖方濟各沙勿略從印度寫的信中說：

「耶穌會是愛的同伴組織。」

沙勿略在印度每次接到他「父親」依納爵的信時，總是淚珠涔涔，在他再三親吻的信紙上留下了斑斑淚痕。閱讀父書，每每讀出自己的聖召，滿心喜悅，情不自禁。覺得依納爵和他，始終二人共一心，都沉浸在來自天主的愛的激流中，這股不可抗拒的激流，帶動著他們二人共同前進。

倘若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誰是耶穌會的創始人？」

眾口一辭的答覆是：「依納爵，勞耀拉的依納爵。」

可是歷史事實的答覆是：耶穌會是耶穌同伴的修會。依納爵首先團結耶穌的同伴，然後他和初期同伴共同組織了耶穌同伴修會。當同伴們接受派遣，即將四散分離時，因而提出他們的要求——團結制度化，——於是制訂了《會憲》。法律的條款沒有損害團結紐帶的靈修價值，相反，《會憲》規定耶穌會士應該是真正的耶穌的同伴，從而指出同伴該作出相應的心靈姿態，以達到高超的目標——耶穌的同伴。

II 耶穌會成立以後

(一) 兄弟情誼的組織

1. 會憲的約束——防微杜漸

先有同伴之間的兄弟情誼，然後有耶穌會組織的法定聯繫。同伴們決定成立修會，以《會憲》的約束力，保障兄弟情誼。他們創立耶穌會的目標，就是為統一分散與團結的辯證關係。

同伴數目增加，可能成為妨礙兄弟情誼的因素。依納爵舉出幾個例子：(1) 同伴志在四方，四海為家，行蹤不定。聖召要求同伴們成為才學俱全之士，因此亦容易受驕傲的侵襲；而驕傲乃自私及分裂的主因。(2) 同伴將與所在地之各層人士交往，固然能產

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近朱者赤，久而久之，世俗陋習同樣可以影響同伴。依納爵說：「沒有兄弟情誼，心神的就沒有同伴關係，那裡還有耶穌會的存在。」他強調的幾點，由此可以理解。

依納爵高瞻遠矚，在實際行動領域內，他採取的措施周密而細緻。他提出積極方案以加強團結，尤其定出防止分裂的很多條款。同伴間日後再度相會是遙遙無期的，所以必須創造相知的條件，相知才能相愛，相愛才能連成一體，險山惡水無法阻斷。修會有相知相愛的氣候，會士之間有相知相愛的真情，熱愛耶穌會組織之情苗乃隨之而生，得到保護不受摧殘。繼而茁壯成長，枝茂葉繁。聖召得以保持而隨之增強。

依納爵實施了他的想法，散在世界各地的同伴的信件，源源不斷地匯集到羅馬。他的回信也川流不息地寄往各地。人員是分散的，心是合一的，耶穌的同伴所到之處，亦即整個耶穌會所在之處。

2. 生活之道

保祿宗徒曾說過：「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生活在我內。」每一個基督徒必須遵循保祿宗徒生活之道。何況身為耶穌同伴的耶穌會士。耶穌會的修會組織，應以

多種方法，使這一信念銘刻於耶穌會每一個成員心中。我是耶穌的同伴，耶穌會在我心中，耶穌的同伴都在我心中，耶穌在我心中，我在耶穌心中。一人痛苦，萬人痛苦，耶穌痛苦；喜樂亦然。如此生活，如此心靈境界，似電磁波的訊息流通，四百餘年於茲，依納爵確實有先見之明。

在這方面，沙勿略的表現是典型的。他寫信給歐洲的同伴說：「接到你們的信，我滿心欣慰之情，至今未曾消失。每次閱讀，內心總是一片溫暖。讀的次數多，彷彿你們就在我身旁，或者說我和你們在一起。」形式上果然是天南地北，但心神上完全是這樣情況。羅馬同伴說他（指沙勿略）並不孤獨。他完全同意「過去的相識相知，記憶常新，既得之於基督內，幾乎可以代替相見。心神彼此臨在，持續不斷，我對會中所有同伴，均有此感覺。」記憶產生的意識如此之濃，無疑是罕見的。耶穌會士既然彼此心靈溝通而又休戚相關，倘若心中完全與其他同伴毫無聯繫，那麼，人們不禁要問，是否仍可稱爲耶穌的同伴？回答是否定的，無可懷疑的，他的靈魂已經不在耶穌會內了。

3. 情誼與服從

對依納爵來說，單純洋溢於同伴間的情誼是不夠的，這不過是同伴之間本性的原

因。同伴之際真正情誼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基督奧體內，正如沙勿略所說的那樣。因為會士之間聯繫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基督。並且耶穌同伴之創建修會，目的是為聯結身在四方的會士之心於耶穌會內，仍為一個共同體。修會的團結要求同伴之間的兄弟情誼，接納下級服從上級的聽命形式，並受法律的保障。

同伴之間的聯結賴於兄弟般的情誼，修會組織統眾人於一體，服從與情誼相輔相成。同伴共同討論，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準則。修會既經組成，全體服從一人。但此人要以眾人之心為心，眾人之心乃整個耶穌會之心。總而言之，歸根結底，多數也好，少數也好，全體也好，個人也好，人終究要服從天主聖神。

耶穌會培育全體耶穌同伴在聖神內隨從耶穌君王。「我們到那裡去？只有祢傳授生命之言。」可見服從聽命之為德，並不剝奪個人的自我尊嚴，也不卸除個人的責任意識。相反，服從關係保護兄弟情誼，保證全體服從天主聖神，由聖神統眾心成一體，服務於教會，不斷地增強建設基督神國的工作效率。

4. 團結

修會的團結，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同時也要求上級服從天主聖神。換句話說，身居

領導職位者，必須懷有兄弟情誼，對下級關懷備至，一往情深。此情此誼絕非泛泛之言，是出自內心而見之於行動的。念茲在茲，唯修會團體與屬下的福利是求。屬下則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服從上級一如服從基督，心懷熱忱與尊敬。無論上級與下屬，雙方心目中，只應以榮主教靈為唯一的共同目標。

可見在耶穌會內，大家都是耶穌的同伴，但有上下的區別。下對上要敬愛，愛中有敬；上對下要愛護，護出於愛。上下相遇於愛，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融合成一體。身與首，肢與肢的連繫，是有生命力的血肉的銜接。集於主內，合於聖神，一心一德，服從出自情誼，領導面向情誼。若是同伴而無情誼，豈非名存實亡，徒有虛名，無疑身首異處，肢體分離；何來同伴的組織？奚有耶穌同伴的修會？

(一) 有組織的行動理想

1. 共同的行動目標

依納爵團結同伴的動力，就是獻身於基督王國的建設事業的嚮往。整個世界回歸於天主的宏圖，常展現在他們的心目中，環繞這個目標，大家效勞於主的事業的意願就可

以蓬勃發展。同伴們在各個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崗位上，為同一目標而獻身服務。今日的耶穌會士，一如他們的前輩，貫徹修會的傳統，胸懷大志，著眼於整個救世事業。

2. 個別與整體

一個同伴只能擔負有限的部份工作，與整個主的葡萄園的工作是無法相比，微乎其微的。倘若每個人以絕對獻身精神，各盡所能，亦即整個修會一同在工作；分工的背景是合作。在葡萄園的另一隅，別的同伴也在精耕細作，出汗流血，散播著信仰的種子。工作分得細，事業的具體功效高，每個同伴應意識到，此時此刻，在其他地方，別的小伙伴也在工作。整個修會在工作，因為每個會士是構成整體的一分子。整個耶穌會的凝聚，使全體的力量成為每一位同伴的力量；每一位同伴的工作，就成為耶穌會的工作。沙勿略在遠東，不是意識到全耶穌會與他同在嗎？他死在上川島上，單獨一身。但是同伴們繼承他未竟之志者，絡繹不絕。有時耶穌的同伴去他不願去的地方，正如主耶穌對伯鐸說的那樣。他就要想到，他願意去的地方有他的同伴在，也等於他自己去了。耶穌會士也要像小德蘭一樣，一身站在教會各個崗位上。他自己站在一個崗位上，但別的小伙伴站在別的崗位上。所有崗位上都有耶穌會士站著，每個崗位上站著的，就是耶穌會。

同伴雖多，耶穌會只有一個，行程千萬里，路線無數，任務只有一項，使徒濟濟，豈止一堂，派遣者只是唯一的主耶穌基督。

(三) 聖神的統一領導

1. 統一領導的必然性

同伴組成耶穌會以前，少數服從多數。耶穌會組成以後，部份服從全體。在具體情況下，每位同伴對修會負責，對每一位同伴負責。一人失足，人人有責，因為整個修會的機體受到損害。戰爭中，一點失守可能導致全線崩潰。歐美耶穌會士失職，我們遠東耶穌會士會痛心疾首，甚至動搖信心而喪失立場的堅定性。散居在天南地北的耶穌同伴，必須在同一聖神內，接受統一的領導，才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在同一聖神內群策群力，作出相應的決策，走在祂指示的道路上。

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伴人數不斷增加，由於文化程度的參差不齊，及性格的迥然不同，對客觀事物的分析及判斷，勢必有所出入。這樣，共同體豈不是要面臨分離析的危機？何從再談共同體。很明顯，共同的意識形態，總究缺乏內在的凝聚力，紀律不解

決根本問題，可以說無濟於事。必須的是共同的經驗——身體力行——產生的同一意識。然後才能組成有名有實的共同體。

2. 步武芳蹤

《神操》是依納爵從他本人與天主交往的經驗中，尋找出帶有普遍性的跟從主耶穌的途徑，指導我們自行操練而體驗。其實，當初門徒——耶穌的同伴——蒙主召喚，兩年多時光，常在「歷史中的耶穌」身邊，與祂同出同進形影相隨。如今，依納爵指導我們，常隨「教會中的耶穌」，與祂同出同進，同生死同復活，時刻與祂相偕。依納爵從芒萊撒諸默想，一直到羅馬之行，實行默觀的經驗，走的就是這條路。他召集同伴傳授給他們的也就是這條路。耶穌會成立後，有志申請入會者，首先必須體驗的也就是這條路。這是檢驗我們有無耶穌會聖召的試金石。同時，也是指示我們學習使用各人的自由意志，結合客觀情況，審時度勢，作出準確的選擇，調整我們的心靈，與同伴取得共同的意願，與耶穌會與教會思想情感一致，言行一致。《神操》的作用就在於此。

在這樣的熔爐中，各人的願望，從醞釀到提煉，煉得心無雜念，意無妄想，爐火純青，而常處於寧靜的心態中，卻能極敏捷地聽到聖神的呼喚，感受到聖神的原動力。

依納爵教導我們，以共同的世界觀、歷史觀，體現出天主與人交往的規律。他沒有以他的經驗，強加於我們。他傳授給我們的是心術，以體驗他曾經體驗過的；要求我們創造自己的經驗，才有屬於我們自己的體驗與心得。

《神操》是耶穌同伴心靈會晤的渠道，基督奧體是耶穌同伴心靈會晤的場所。

III 結論

(一) 耶穌會士——耶穌的同伴——

在耶穌會組成前、後，我們二次觀察了依納爵和他所稱「我在主內的朋友」的同伴關係之三個側面：兄弟情誼，行動目標的同一性，在聖神內的共同體。但是耶穌會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貫徹同伴生活的唯一線索，在於耶穌會士始終是耶穌的同伴。「耶穌的同伴」這名稱的內涵和綜合性的經驗，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藉以分析並闡明其豐富的靈修教訓。

一五三七年十一月，從西埃納到羅馬途中，依納爵、法培爾和雷奈斯三人一同走在加西亞國道上。離羅馬城數公里，國道與另一支道交叉處，旁邊有一座小聖堂。三人進

入小聖堂祈禱時，發生了神視，這神視對耶穌會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先讀依納爵的《自述》，和《自述》記錄者加瑪拉神父的附註，以及同路人雷奈斯神父的補充。

1. 《自述》的敘事

「……之後一年過去了，無法渡海，（同伴們）決定去羅馬，朝聖者（依納爵自稱）在內。上一次同伴們去羅馬時，他最不放心的兩個人，倒表現得十分良好。他們分成三或四組，朝聖者和法培爾及雷奈斯一組。旅途中，他受到天主的「訪問」特別多。他曾決定領受聖秩後，一年之內不舉行彌撒聖祭，目的是作好充分準備，懇求聖母把他安置在她聖子身邊。」

「一天，在離羅馬數公里處的一所聖堂內祈禱時，心靈感受到突然的變化。他清清楚楚見到天主聖父把他安置在聖子身邊。對此他沒有膽量懷疑，就是說他根本不敢否定天主聖父把他安置在聖子身邊的真實性。」

2. 加瑪拉神父的附註

我、執筆者，當時對朝聖者說：「我曾聽到雷奈斯敘述這件事，細節詳盡得多

哩！」他答覆說：「雷奈斯說的都是事實。」只是有些細節後來他自己記得不太清楚。當初他提起此事時，他肯定雷奈斯說的真話。在別的事情上，他曾給我說了同樣的話。

3. 雷奈斯神父的補充

我們去羅馬時，走西埃納路。沿路我們的會祖感受甚多，神思熱切，特別對感恩祭尤甚。他每天從我手中或法培爾手中領聖體。我們每天做彌撒，他不做。他對我講：「天主聖父似乎把這句話——在羅馬我將慈祥待你們——銘刻在我心中。」會祖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說：「我不知道我們在羅馬要遭遇到什麼，也許要釘在十字架上。」另有一次，他說：「看見基督肩負十字架，天主聖父在旁邊對祂說：『我欲你收納他為僕從。』於是，耶穌就收納他，並說：『我欲你事奉我們。』」

4. 〈日記〉的證實

以上補充的情節，依納爵並不否認，他只是講了留在記憶中的事。一五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記著：「耶穌之顯示於我，或者讓我感覺到祂，依我看來是天主聖三之所為，一如我記得天主聖父把我安置在聖子身邊。」

從記述中我們只須注意一點：在依納爵心目中，「耶穌同伴」的名稱受到主耶穌的

核准。從此他堅持這名稱絕不動搖。他感覺到聖父收納他作為耶穌的同伴，是聖父要求聖子收納依納爵為從僕，而聖子則順從聖父的意願，作為聖父與聖子的共同從僕而收納他。——「我欲你事奉我們。」

(二) 耶穌同伴的互愛

1. 互愛的軌跡

聯繫同伴之際的互愛情誼，如今顯示出聯結著天主父子之愛。他們很清楚地意識到，體驗到，彼此之間的互愛，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和凝集力。在前往羅馬途中，還沒有獻身於基督在世代表之前，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料想到，如今的情誼之深，對他們來說，分離竟然等於死亡。在此關鍵時刻，天主聖父向他們揭示了奧秘，原來表面上偶然把他們匯集在一起的，實際上完全是天主聖寵的主動措施。現在他們真正體驗到「同伴關係」的高超根源及其深遠意義。

耶穌的同伴就此投進永恒之愛——父子相互授受——的循環內。父自授於子，子受之父而歸於父。

在結構嚴密的同伴組織——耶穌會——中，創造愛的共同體就是投入愛的循環運動中。運動的終點也就是起點——來自天主而歸向天主。

2. 從互愛到團結，從團結到互愛

以「拉、斯刀大」神視為背景，回味依納爵〈會憲〉中下面一段話，是很有意義的。「無論本會成員之間，或者成員與本會領導之間，團結的紐帶本質上應當是對我們的主、天主之愛。因為領導和下級都與天主的至善密切結合，則彼此之間亦必以來自至善的互愛，密切團結：：：可見愛德以及一般的任何善良德行，使人親近聖神，也將促成團結。」兄弟之間只有淵源於父子互愛的情誼，才是真正的情誼。同伴組織只有在三位一體的團結中，才是真正的耶穌會。

三位至聖一體內的團結，在於服從。聖子無時不在實現聖父之旨。在聖三內既有完滿的互愛，又有完滿的服從，服從源於互愛而又歸於互愛。

(二) 耶穌的同伴與十字架

我們終不能忘記，收納依納爵為從僕的，是肩荷十字架的耶穌。這情景很明顯的告

訴我們，耶穌是背著十字架救贖世界而承行父旨的。父子的互愛關係，是通過加爾瓦略山上的服從而完成的。子愛父，甘願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此而子光榮父；父愛子，在加爾瓦略復活子而光榮子。耶穌的同伴插入這股愛的洪流中，以同一的互愛之流，面向全球，灌溉整個人類的心田，而繼承基督的救世事業。當初他們在巴黎大學學習時，依納爵召集他們，團結他們，建立他們的同伴關係的基礎，就是由於面向世界，獻身於耶穌救世事業的共同的強烈願望。不過在當時他們對使徒行動的方式方法尚未確切掌握。拉·斯刀大的神視，終於給他們顯示出初衷所指，在於獻身於基督的十字架，使他們越出精修個別美德，專事個別事業的局限。從此以後，凡此時此地有利於救贖工程的任何事業，他們一定全力以赴，爭取更好的完成。「我們耶穌會的基礎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納達神父這一論斷，加以引伸可以這樣說：「耶穌會的基礎是萬物通過基督，來自聖父之愛，歸於聖父的光榮，是聖子分賜聖父之愛於萬物，而統萬物於聖父之光榮。」耶穌的同伴與耶穌基督合而為一，整個耶穌會在基督內合而為一，生活在十字架旗幟之下，同心同德，流盡他們的汗血；為的是使救贖工程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世界各地不斷地進行。使用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使耶穌的奧跡無時無地不成為現

實。在每一位同伴心目中，時常懸掛著一幅圖像：——聖三俯視全球，聖子接受派遣降生於世，父子相偕聖神常臨其身。福音傳到之處，耶穌所流之血隨之而灌注入人的心田。聯結人類及整個宇宙，統於基督一身，在聖神內共同頌揚聖父之光榮於無窮世。

1. 愛的實踐

依納爵瞻仰的天主聖言——聖三第二位——在降生和救贖的工程中，總是受十字架光芒的照射，他的神祕生活的頂峰即在於此。就是說，他常瞻仰著世界歷史中一直在完成其救贖事業的基督。因此緣故，可以看出依納爵的神祕生活形態，與傳統有所不同。在依納爵的心靈視野內，沒有婚姻的親密關係，沒有動聽的情話。對耶穌會的同伴來說，愛天主就是獻身於基督的事業，與基督合而為一，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祂的自由意志合而為一。我、基督、聖父三顆心由愛的紐帶聯結在一起。理智、記憶、意志都匯合在聖父救世的意志內，在行動中享受天主聖三的臨在。聖人在編寫《會憲》過程中，當記錄天主聖三的「訪問」時，突然又接受天主的「訪問」。這說明愛情不僅在情，更不在言，而在行。夫愛之誠，惟在實行不在虛言耳！

耶穌同伴的愛天主而與之親密結合，是行動，為實現祂的救世宏圖。聖三內白熱化

的愛，展伸到所有的人，然後帶領他們返回聖三，加入父、子、神位際互愛關係，以光榮天主聖父。

如此，反過來說，父子位際的互愛，表現在同伴際的互愛中。在他們共同的使徒理想中，反映聖三在基督內救世工程的意圖。若欲理解同伴們的共同精神，必須追溯到通過子而發自父的聖神；因為是聖神在締結他們的精神共同體。

2. 聖神的行動

從歷史上去看，同伴們的團體是一致願望的匯合而成的。人雖多願望一致，目標一個。且他們深知同伴關係體現了來自同一天主恩寵的共同召喚，各人忠於恩寵的共同經驗，強化了同一的召喚意識。在如此緊密的共同體中，活躍著來自聖神的蓬勃生氣，可以應付萬變而不離其宗。

聖神的行動，其約束力強於任何一種規章制度，深於位格核心的自由意志。真正領導治理人心的是天主聖神。耶穌會是教會內的一個微小的組織，聖神領導著整個教會，也領導著耶穌會這個小小的組織。每一個同伴應該忠誠地接受聖神的領導，庶幾在他們的共同組織內，能日新月異而永保青春，不斷地強化其創造力和感染力。

3. 「愈」和「更」

依納爵從來沒有明白說出聖神臨在的性質，但描繪了臨在最最毋庸置疑的結果——「更上一層，更深一層，更廣更闊」的「更」字精神，和「愈顯主榮」的「愈」字精神。小小一個「愈」字和「更」字，果然表達了依納爵的魄力和理想，也說明了天主之高，高不可攀。因為耶穌會是天主聖神所召集、凝聚、保障的組織，它的理想目標是天主聖三內愛的循環，這是絕對的至善。對人來說，是無法攀登的。高山仰之，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吾人心力無能，但嚮往之心真切。以「行動語言」來表達「嚮往之心」，那就是「愈」字和「更」字。

使徒行動中「愈顯主榮」，意願上「嚮往全燔之祭」因而作出「更有價值的獻身」，服務「更」多愛心，愛「更」多自發。雖曰「自發」，然其源乃是天主俯就之無窮慈愛。

沒有流自聖三互愛的愛，不會作出更高層次的抉擇，談不上新生事物的創造。外於聖三互愛之愛，同伴不相伴，相逢不相知，能獨善其身者幾希？

秋風之下，枯葉遍地。

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前任耶穌會總會長伯多祿雅魯伯神父（一九〇七—一九九一）路過泰國首都講了下面幾句話，一到羅馬機場，他腦溢血：講的話就成爲他以總會長身分講的最後幾句話。

我們耶穌會士並非

人們所說的那樣壞；也不是人們所想的那麼好；

不，我們是平凡的人；就是說，我們不是天才。

天才，耶穌會內有的，很少。

好久以前，有人說過：

耶穌會的偉大在於

按部就班把一批批平凡人

培育成爲有用之才。

你們中間是否有自以爲天才的人？

我想不至於！

但是團結呢？

那就是重要的事了。

我們靈修同一心術：

獻身基督的共同精神。

依納爵心目中

我們的優越不在智力層次，——智力層次要優越；

但我們要優越在獻身精神上。

《紀事》

依納爵的遺囑

(一) 《紀事》* 的起緣

《紀事》是依納爵在一五五三——一五五五年之間口授，由鞏神父Louis Gonçalves da Câmara記錄的自傳式敘述。催促依納爵口授的是他的知心同伴，陳述的理由又使他無法迴避。納達神父就是其中之一。

書成之後，他爲文介紹說：

「以前，其他神父和我都曾聆聽依納爵神父說過，他期望在死亡來臨之前，天主賜予他三樣恩惠：一是耶穌會的組織獲得聖座的認可；其二，《神操》獲得同樣的認可；其三則是完成《會憲》的編寫。」

「我想起此事，又看到他三樣恩惠已經如願以償，生怕他離我們而去，享受更善更美的生活。我也知悉隱修會的聖祖，離世前通常都給他們的神子留下一些教導，作爲遺囑；藉以幫助他們達到成德的境界。爲此，我常在留意合適的時機，向依納爵神父提出同樣的要求。」

一五五一年，有利時機終於來到。

「我請求神父（指依納爵）應允，為我們敘述他從轉變之初，主如何領導他；作為會祖神父留給我們的遺囑遺訓。我對他說：神父，您願意在去世前看到的三件事，現在已經成為事實。我們就心您的離去——蒙召返回天鄉。」

明顯的意向是：在耶穌會創辦人離世之前，同伴們請求他，留下敘事式的心神遺囑。據鞏神父的敘述，納達神父畢竟是依納爵的知心人。說服會祖的論據是鋒利無比的神槍利劍——作出這樣的遺囑也就是為耶穌會奠基——正中依納爵的要害使他無法招架。耶穌會的基石，並非在於教會法典的認可，亦不完全在於〈神操〉〈會憲〉的文本，主要在於會祖本人及其經驗——神恩——，以及同伴們傳承他的心術。

依納爵措手不及招架不住，因而無法拒絕。如果說他不加思索立即被迫承諾，這也有悖於他的性格和一貫作風。他首先以事務纏身為藉口，無暇顧及此事。繼而他說：「你們為此意向先各做三台彌撒，祈禱之後，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納達說：「神父，我們明天的想法和今天的一樣。」他極具慈祥地說：「照我說的去做。」彌撒做了，祈禱過了，想法彙報了，他答應了。

* 文獻原名〈依納爵神父行實〉。〈紀事〉按 Récit（法）譯，也有譯〈敘事〉，〈敘

述》，〈口授敘述〉或〈口授自傳〉等。本文統譯為〈紀事〉。

(二) 依納爵的抉擇

兩年過去了，雖會務繁忙，依納爵並沒有把承諾置於腦後。毋庸置疑，他本人也在天主面前思考過（他已習以為常），虛榮之念早已克服，不再糾纏他。眾多的證詞說明，他爲了天主的光榮及幫助別人的緣故，才不拒絕詳述一生受到天主的無數恩寵，也不迴避自己青年時代的越軌行徑。可見兩年時間，不是猶豫不決而舉棋不定，卻是口述〈紀事〉計劃的醞釀成熟時期。

鞏神父的序文說：——

「一五五三年八月四日，雪地聖母慶日前，星期五早晨，神父正在花園裡。我向他陳訴心靈某些情況，其中談到虛榮雜念，神父對症下藥，教我經常在思想上，把一些事物呈報天主，所有聖善的事，奉獻於天主，承認所有的美善都從祂那裡來的而感謝祂。他講話神情具有極大的感染力，致使我熱淚盈眶。神父坦率地向我說，他受虛榮的干擾

達兩年之久，以致他在巴賽羅納乘船去耶路撒冷，不敢說真實去向，其他場合也抱同一心態。他補充說：從此以後直到如今，心靈常保持安定。一二小時後，我們就去吃飯。吃飯時，他與包郎谷神父和我，談起納達神父以及同會的其他神父，向他提出過一個要求，他始終沒有決定。但是同我談話後，回到居室，靜心思考，內心熱情洋溢，實現他們請求的意向明顯，他就作出決定。從他講話時的神色，可以看出天主確已表示，要他如此這般地做。這件事是告訴我們，至今為止，他心中感受到的一切。他又決定聽他口授筆錄的是我。」

(三) □ 授的開始

序文繼續寫道：——

「數星期後，八月或九月，神父叫我去，給我談了他的一生及他年輕時的行爲，談得一清二楚，明白詳細。之後，同一月中，他又叫我去三次或四次，一直談到他在芒萊撒初期。」這從改變了的書法中可以看出。

鞏神父僅記錄了數項有關依納爵年輕時的越軌行爲，或許出於害羞，或許接受同伴們的要求——不知道，——因爲他們願意知道的是——「從他心靈轉變以來，天主怎樣領導他。」會務和疾病使口授工作中斷了好久，多久？無法確定，手稿已不復存在。

「一五五四年十月，納達神父從西班牙回到羅馬。獲悉口授已開始，甚爲高興，要我不嫌麻煩神父，並再三強調此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沒有比這更爲我們修會有益的事了。因爲會祖如此做，正是爲我們的修會奠基。他自己也好幾次敦促神父。」

可是一五五四年過去了，五五年初又是優先照顧了會務、通訊等等。

「三月九日口授重新開始。繼而教宗儒略第三病故，口授中斷。新教宗馬塞爾茅剛選出，就病死。然後保祿第四被選爲教宗，對耶穌會不友善。天氣悶熱，神父又忙於他事，直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去西班牙的事，又提上議事日程，因此我催促神父很緊，他給我二十二日上午約會。」

一五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鞏神父就要離開羅馬，口授加速進行。鞏神父的序文末段這樣寫道：——

「他終於來原處結束口授，但我來不及在羅馬整理。到熱那亞，我給意大利人作了

口授。同年十二月，在熱那亞完成編寫。」

(四) 《紀事》的編寫過程

鞏神父把這一點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說：——

「神父口授的方式同他做事的方式，完全一樣。他講話非常清晰，聽起來好像事情就發生在眼前，故不必向他提問，因為他考慮周到，為理解一件事必須知道的，他都會講清楚。」

「至於我，聽後就親自記錄幾個主題，然後轉為詳盡記述，正如此處所編寫的。我勉力做到的是，若非神父親口所說，絕不書寫進去。我最怕顧此失彼，那是為了不脫離神父所述說的正確性，所以沒有進一步報導他講話的語氣。」

口授在於高聲講話，聽者可以把話牢記在心。鞏神父說會祖邊走邊口述。聽後他立即回到居室記錄「主題要點」。當時授課技巧，主題要點是學生聽課的摘要，以備重覆思考的標記。《紀事》中，主題要點是鞏神父的手筆。可見他引伸主題複演依納爵原話時，鞏神父借助秘書之手。在羅馬，他的秘書是西班牙人，在熱那亞他自己用意大利語

口授。

(五) 文章的可靠性

鞏神父強調自己準確記述會祖的話。我們理應報之以信任。十六世紀人的記憶力強，可信性勝過我們，尤其當時文體已有成規。至於鞏神父，納達神父讚賞他的記憶力的優越，從一五五五年一月到十月，記錄著他目睹依納爵的一舉一動，使人有親臨其境之感。此外，口授與先前歷史文獻對照，日期上的差錯比較明顯。這差錯可能是記錄的失誤，也可能是依納爵記憶的模糊。

總之，口授是可信的。

(六) 《紀事》的真正價值

同伴們提出的要求是「遺囑」，在此觀點下歷史的真實性是次要的，主要價值在

「心術」。一五二一年至一五三八年之間的「朝聖者」——口授中依納爵的自稱——，與一五五三年到一五五五年間的總會長，各方面的差距是相當大的。依納爵以他晚年的眼光，看自己過去的歷史，對當年的行徑不怕作出評價；問題是，以當時的形勢，影響「遺囑」的色彩是否太濃。舉個例子：

依納爵花了許多篇幅談到訴訟活動，從亞卡拉到羅馬，一直沒有停止。不言而喻，依納爵並不願意以訴訟精神作為遺產留給他的神子。《會憲》明文反對這一點。可是從撒拉芒加到巴黎，事關《神操》，從威尼斯到羅馬，依納爵及其同伴的名譽、威信，正處於危機四伏的狀態中。直至他晚年，在西班牙又引起軒然大波，來勢洶洶，銳不可當，由多來道總主教和道明會著名神學家加諾為首，聲稱在《神操》一書中，找到所謂「神照主義」和神學方面的謬誤。與此同時，巴黎大學神學院掀起一場強烈的對抗運動，目的是阻撓耶穌會在法國合法地位的獲得。一五五三年至一五五五年之間，依納爵正遭受這些令人焦慮的打擊，內心的憂悶可想而知，他冗長地談及過去雷同的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另一方面觀察，既然是耶穌的同伴，勢必受到各種形形色色的迫害或磨難，在依納爵心目中，認為這是耶穌會士的分內事。

(七) 《紀事》在修會內的遭遇

在開始，耶穌會本身是如何對待這篇《紀事》的呢？令人遺憾的是：第一，修會沒有作為會祖的遺囑來對待《紀事》。第二，會祖死後十年，第三任總會會長——方濟各·玻爾日亞——正式任命伯鐸·李巴代內拉為依納爵立傳；同時又命令收回所有《紀事》抄本且禁止傳閱。如此決定，難於使人理解。玻爾日亞的依據是——有了詳細的傳記，這口授的零星片段就沒有意義了。至少，他認為《紀事》沒有「遺囑」的價值。

到了十八世紀，比利時耶穌會著名的聖人文獻考據專家——鮑朗神父，收集了一五六一年前有關依納爵著作的拉丁文譯本，在《七月聖人言行集》中刊印出版。雖然李巴代內拉大量採用《紀事》中的歷史資料，卻仍將它作為自傳看待。原文西班牙——意大利本，在一九〇四年初次出版之《耶穌會歷史文庫》中。《紀事》名稱流傳至今，拉丁名稱為《會祖依納爵的行實》，因此在大家思想中沒有「遺囑」的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依納爵沒有「口授自傳」。以《紀事》作為會祖遺囑，不僅僅限於

「閱讀假定」而是可靠的「嚮導」；文章的結構及依納爵的心意，完全爲此信念而提出論據。在同代人心目中，依納爵的一字一語都極有分量，鏗鏘有聲。他自控力強，講話有分寸。雖不講究辭句的修飾，但逐字逐句是仔細斟酌，鄭重考慮過的，所以文章有節奏，前呼後應，首尾相合，構成一體而又統攝全篇。

(八) 文章的結構

《紀事》這篇文章分成上下二部份。以首行耶路撒冷爲主題而連接上下二部，既是敘事中心，也是依納爵整個人生的轉折點，他第一次清楚而又坦率地談到有關此行的「天主旨意」。

在勞耀拉家中，依納爵的心固然已擺脫世俗虛幻，但騎士俠氣絲毫未改。赤腳去耶路撒冷旨在朝聖，新生之初，熱情奔放，面對未來，要做一番事業，不甘屈居於前輩聖賢之下。到達後，他又改變計劃，立志留在聖城；理由是：一則可以不斷朝拜聖地，二則幫助別人救靈魂。我們有理由認爲依納爵在芒萊撒就已產生上述雙重志願。因爲在芒

萊撒隱居期中，聖神領導他澄清思想意識流，首先要他心繫基督，救靈之念初具格式，最後，耶路撒冷留不成，從此救靈事業成爲他的終身目標。他整個心身已經全部交給基督的救世事業，所有決定都圍繞著這個軸心而運轉。

(九) 回溯

回溯依納爵的救靈事業，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救靈意願的醞釀

第二階段——救靈意願的實現

1. 救靈意願的醞釀

我們可以在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這一行動中，看出依納爵的救靈意願醞釀的全過程。初次去耶路撒冷朝聖，準備回來幹一番事業。既到之後，則改變初衷，想留在耶路撒冷終其一生。但方濟各會省會長禁止依納爵長期居留在聖地。從這件事情中，他悟出天主的旨意，天主不要他留在耶路撒冷實現救靈意願；說得更明白些，天主要他實現他的意願，但是目的地不是耶路撒冷。他承行主旨，接受召喚，勇於進入時代的洪流中，

影響社會歷史的進程。

2. 救靈意願的實現

從下述數點來窺探救靈意願的實現過程

——學習與救靈

爲了實現救靈意願必須學習。要幫助別人必須要有學問。接觸具體現實就覺察到方法與目的之間的關係。學習活動相當混亂，一方面是由於救靈工作的迫切緊要，另一方面又受到訴訟的頻頻干擾。「救靈之門業已關閉，救靈之事暫時擱淺，就專心認真致力於學習。」

——同伴的召集與〈神操〉

接著出現兩個新的主題，爲意願的發展開闢了向社會擴展的廣闊途徑，即召集「同伴」和以〈神操〉爲培育手段，培養「同伴」。最初一批同伴，在依納爵去巴黎後，不久就散伙。在巴黎以〈神操〉召集、培育同伴，頗有成績，組成了穩定的伙伴關係，奠定了日後創辦耶穌會的基礎。他使用〈神操〉的方法，團結了法培爾和沙勿略兩位碩士。

——耶路撒冷？羅馬？

行動時刻即將來到，大家一致決定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主題第二次出現，都準備在聖地為救靈事業奉獻一生，附加一項條款：——倘若耶路撒冷去不成，則去羅馬，獻於基督在世代表，接受他的派遣。凡他認為更能光榮天主，更有利於救靈事業之處，只待他要，他們立刻行動。

——新的旅途

同伴們分批往威尼斯，目的地本來是耶路撒冷，事實上是羅馬。羅馬——耶穌會的誕生地，以前依納爵東去、北上、南下的旅途，終於抵達終點——羅馬，同時又開始新的行程。「在此時期內，他接受到天上『訪問』極多，像過去在芒萊撒接受到的那樣。」「分心階段」早已斗轉星移，卡陶內河畔又響起了潺潺的流水聲。在羅馬城門，一道神光，照亮了他的前程：「他清楚地看到天主聖父把他安置在聖子身邊。」耶穌會士的家在基督身邊。

(十) 依納爵口授《紀事》的宗旨

依納爵接受同伴的請求而口授紀事。同伴們的目的，是要會祖告訴他的神子們——耶穌會士——，天主如何領導他的。他自己講得很清楚，「心地非常純樸，內容僅限於幫助同伴。」事實證明，〈紀事〉的內容與口授語氣語言的純樸，兩者都已做到，當然大家都渴望知道多一些。〈紀事〉透露了依納爵爲人的許多側面，這是在其他史料中無法找到的。他的敏感，他的畏懼，他的疑慮，恰如其分的幽默感，即使在考驗時刻也不消失的興奮情趣等等，都躍然紙上。可是有關他祈禱的內容，我們只知道他思考問題時，他總託付於天主；卡陶內河畔這一形象的掩蓋下，他究竟領悟到什麼內容，還有，他要學習和召集「志同道合的同伴」等問題，是什麼原因促使他這樣做，我們總覺得他語焉不詳。

(二) 《神操》與《會憲》編寫過程中的心靈境界

聖神父又問依納爵，他編寫〈神操〉和〈會憲〉的程序和經過。

——關於〈神操〉，「依納爵觀察了心靈事理，其中他覺得爲幫助別人是有益的，

他就記錄下來。他也不是一下子寫成的。」

——關於〈會憲〉，他提到有關核准的神視時，桌上有一大疊筆記，讀給鞏神父聽一部份，但拒絕讓鞏神父閱讀。

〈紀事〉的口授就在拒絕聲中結束。豈不令人玩味無窮？

從不明顯的絲絲徵兆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依納爵只記錄他經驗中的有益部份，再從中選擇有助於他神子的點點滴滴，作為口授資料透露，其他更豐富的經驗都隱藏在他與天主親密的、無聲的交往中。

(二) 《遺囑》的主流思想

我們可以這樣說，依納爵最後的作品，必須作為他的遺囑來閱讀。

(1) 關於靈修生活

依納爵靈修旅途的起點是天主的召喚，當他到達終點，回顧往事，步步有天主的領導。起初他操之過急而有偏差，他承認出於自己的盲目，但嚮往之意無可懷疑且始終不

渝。他懷著爭先恐後、方興未艾的事業野心，要改變他這樣的意向，非一朝一夕能解決的。無論如何，天主抓住他的就是他對基督救世事業的雄心壯志或意願，然後拂逆它，讓它澄清，而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與聖人們爭苦行絕招以爭取修德的成功，和為基督受苦難的意境中，煉出他行動的動機，選擇更有助於榮主教靈事業的途徑。是由天主掌握領導權的天人合作的開始。

(2) 天主的領導

清泉能被異物污染，人類良好的意願，亦能被三仇混淆，以致魚目混珠不辨真偽。以聖人為榜樣，效學他們成聖的方式方法，本是好事；但靈修生活，根本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自我設計，更不是與聖人們比高低爭成敗。依納爵在芒萊撒自我設想的海市蜃樓，煙消雲散之後，他從夢幻中清醒，懂得向天主請示，求天主領導的必要，以孺子可教、虛懷若谷的心態，拜天主為啓蒙老師，接受祂的培育與領導。

(3) 天主的培育

依納爵過去閱讀過的好書，改變他終向的歷史性事件，以及他內心思潮的起伏，依納爵都視之為天主教育他的媒介，從中領悟出天主的旨意。在芒萊撒他唯一的啓蒙老師

是天主。只有祂直接給他傾注知識洪流，豐富其思維，提高其悟力，鼓舞其意志，燭照及辨認其正確的思路，端正其意識流向，最終獲取祂的承諾。知識改變了主體，主體一旦進入嶄新的世界，如魚得水，活躍其間，一切恩寵都自上而下。天主三位中，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位於宇宙中心，歷史中的耶穌乃人生嚮導，受造的世界來自天主託管於人，人就有引導宇宙返回造物主——天主——的使命。宇宙既為天主臨在和行動的場所，那末宇宙也一定是尋求天主、找到天主的可靠的地方。新人進入新世界，在自由意志中再生，而能獻出完整的自由意志，因而賦予生活以新的方向，新的價值；這也是耶穌會創建之主要目標——救靈事業。

(4) 人的努力——路

路是人走出來的，因地制宜沒有先繪的圖紙。若欲以自己的志願寫進時代的社會與歷史中，朝聖者必須步步謹慎、摸索前進，隨時隨地當機立斷掌握正確方向。西班牙語 *determinar* 轉成意大利語 *deliberare*，這一字在數頁內出現三十七次。其意指：遲疑、退縮、環視四周，審視內心的起伏，辨別神慰的真偽，細察心繫何方，以及意志著落在何處，直到他無法游移不定，認出天主旨意之所在而一錘定音作出決定。於是，他懷著堅

強的信心，任何力量和障礙擋不住他的前進，或改變他的路向。

反覆溫習如此性質的經驗，逐日累積並記錄，〈神操〉就是這樣孕育出來的。

(三) 從《神操》到耶穌會的組織

〈紀事〉的某些部份可以作為〈會憲〉的注釋。以〈神操〉為方式方法而召集的同伴，懷著同一的使徒目標，走遍天涯海角，其目的，無非為了挽救人靈而建設基督君王的神國。為了實現這宏偉目標，必須有脫俗的組織及獨特的培育方式。

(1) 組織與培育

未來的耶穌同伴，必須重溫前人的經歷。培育的起點是初學期，以〈神操〉讓他們體驗修會創始人的基本經驗；特點在於安置候補會士於種種考驗中。他們去醫院、安老院，為病人窮人服務。朝聖旅行，沿途乞食；為孩童講解要理。〈紀事〉提到的主要考驗就是這些。

為了更好的幫助人靈，應該要有充分的準備，這就是要求同伴們必須學習的主導思想及目的。祈禱和使徒活動同樣重要，且必不可少，困難在於如何調整學習、祈禱、使

徒活動三者之間的比例關係。

學習要專心認真，依納爵當初不得已而縮短祈禱的時間和控制使徒熱忱。想起他自己學習期間的種種困難，依納爵規定了耶穌會學習會士特殊的培育格式——第三年初學期。當學習完成後，領受聖秩聖事，在接受羅馬教宗派遣之前，耶穌的同伴再要經過一年的「內心學校」的培育。這是依納爵想起初期同伴集合在威尼斯，潛心專務靈修功夫的階段，其時，他本人重溫了芒萊撒的經歷。芒萊撒，依納爵稱之為他們的「初期教會」，相當於他規定的初學階段；威尼斯則是他的第三年初學——內心學校。

現在耶穌會士宣發終身顯願：——貧窮、貞潔、服從；一五三七年，在威尼斯的初期同伴卻只宣發貞潔、貧窮兩顯願。服從羅馬教宗的誓願，則在巴黎決定中談到，並且在同伴無法去耶路撒冷的條件下實施此願。服從同伴中的一人，以轉換伙伴關係為修會組織關係的概念，此時尚未出現在他們的思想中。鮑巴底拉說：「組織修會之事，同伴們在一五三八年才開始考慮。」既然考慮到組織，就必須考慮服從。但是《紀事》所載，到羅馬北郊為止，耶穌會的組成在《紀事》範圍以外。

(2) 貧窮問題

對依納爵來說，在貧窮與金錢之間，的確存在很不簡單的問題。

依納爵閱讀了《耶穌傳》，又閱讀了《聖人傳奇》之後，他決心跟從的是謙遜和貧窮的耶穌，因而懷著仰慕之情，堅決效學五傷方濟各。在芒萊撒和去耶路撒冷朝聖途中，生活靠施捨。可是到了巴黎，他發覺逐日乞食為生與認真學習不能兼顧，在此時期內，生活與學習費用問題，須另覓其他方法解決。《紀事》多處談到有關使徒修會組織內解決財物問題的方法。使徒事業是修會組織之目的，一切安排以此為根本。耶穌會的成員個人和單位，不備基金，放棄置產權，服務不取酬報。教學單位的目的，固然也是使徒事業，但要維持師生的生活及其他一切教學設施等費用，理應具備基金。在此，金錢是方法，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理順方法與目的之間的關係，要求法律的規定。主要仍在靈修的高度，至少要自覺地提高警惕心，絕不能顛倒方法與目的之程序，嚴禁視方法為目的。原則如此，貴在行動。

(3) 使徒任務

使徒任務——榮主教靈——是耶穌同伴廣闊的天地。凡以榮主教靈為目的，一切均可容納。但在《紀事》中指出優先性軸心，以講道為主。依納爵在勞耀拉轉變之初，他

已提到靈修談話，聽講者包括各階層人士。繼而開始確定談話內容——神操與教理——，更注重方式方法。待他學習有所成就後，在主日及慶日向群眾佈道。他又領會到，爲長久之計，必需要動員各階層有影響的人士。在西班牙，他授神操，形式簡便，到了巴黎、威尼斯、及羅馬，他給大學生、教授、教會職員授以完整的神操，回鄉後力勸社團負責人立法改革風俗。

(4) 社會事業

據歷史記載，依納爵自回鄉後，開始關心社會事業。跟隨貧窮、謙遜的基督，和無社會地位的人，共度受人卑視的生活。他本人的生活靠別人的施捨而又是施捨者，把募得的錢施捨給窮人，他認識到這種生活方式的福音勸諭價值，同時也知其不足之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於是一五三五年，他要求地方官員以官方形式決定措施，照顧窮人的需要。

(十四) 結 論：奠基與奠基之道

《紀事》是遺囑，真正起看耶穌會事業的奠基作用。

(1) 奠基

上述列舉的《紀事》內容，突出依納爵的意向，所述皆是《神操》發表前和《會憲》編寫前的事，而由鞏神父記錄這口授的《紀事》，則在兩著述後，多少以兩著作爲基礎。《紀事》亦突出依納爵的爲人，欲後人看出天主如何領導他，可見他並不要人們注意他，也不願別人在他身上找出修德的模式；他要人知道的是，天主召喚他，給他創業的使命，他的靈修經驗是他事業的奠基石。

赴羅馬途中，他求的恩寵是「安置在基督身邊。」求恩者是他，享受者是團體，按照雷奈斯神父的記述在神視中，天主聖父說：「在羅馬我將慈祥地對待你們。」依納爵和同伴都如此理解，從而給修會命名爲耶穌會——耶穌同伴的修會——置身於耶穌身邊，做耶穌的同伴。依納爵留給他神子的遺業不是耶穌會，而是要他們繼續擴展耶穌會的事業——基督君王的救世事業。

(2) 奠基之道，一言蔽之，真正「置身於耶穌身邊，做耶穌的同伴。」

——基督以教會託付於使徒

讀完《紀事》，每一位耶穌會士必焚香祝禱，祈求教會之母，耶穌會之后帶領他們到主耶穌那裡去，把他們安置在耶穌身邊。然後展開若望福音十七章，同祂一起舉目向天，在寧靜的心靈中，聆聽祂的禱聲：

「父啊！……我完成了你的委託。祢自世人中選出一批人，託給我……當我和他們在一起時，我保全了他們，護衛了他們。世人要憎恨他們，因為他們跟我一樣不屬於世界。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

「祢派遣我到世界上來，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求祢以真理祝聖他們，我為他們而祝聖我自己，為的是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

「願他們合而為一

在我們內合而為一

祢在我內，我在祢內

我在他們內，他們在我內

祢愛我的愛在他們內

我們在他們內。」

「你們要去天涯地角……：

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

直至世界的終結。」

(瑪廿八19—20)

——耶穌會為教會服務

微小耶穌會的創始人依納爵及其初期同伴，偕同今日的耶穌會士都意識到，自己的修會組織正是響應主耶穌給使徒的委託，與我們天天常同在主的身邊，服從祂在世代表的領導，遵循本會的行動路線，為教會而獻身，為救世事業而奠基。

對耶穌會士來說，接受會祖為耶穌會的事業繼續奠基的遺囑，就是以微小的貢獻，繼續為教會奠基而獻身。

跋

《耶穌的同伴與依納爵的遺囑》這本小書是由兩篇文章合起來的。第一篇《耶穌的同伴》的作者是 Maurice Giuliani SJ，最初發表於 *Christus* 雜誌第六卷（一九五九）二二一——二二九頁，然後編入《祈禱與行動》文集（Collection *Christus* no. 21, Paris 1966, pp. 159—175）。第二篇原名《紀事——依納爵的遺囑》，作者是 J. E. Dhôtel SJ，載於 M. Gurliani 編的《勞耀拉依納爵的著作》（90年代初出版，pp. 1001—1008）。所謂《紀事》就是侯景文譯，光啓於民國八十年與譯璧輝譯的《心靈日記》一同出版的《自述小傳》。《紀事》是按法文的 *Recit* 譯出的，但所譯內容不是紀事本身，而是多德爾神父給《紀事》寫的導論和分析。他的獨特見地是把《紀事》看作依納爵的遺囑。

第一篇文章《耶穌的同伴》可視為《耶穌會》會名的探源。一般都認為耶穌會是由依納爵勞耀拉創立的，其實更好說是依納爵跟他的同伴們共同創立的。一般都認為依納爵軍人出身，所以他的修會像一支軍隊，紀律嚴明，注重服從，其實服從的意念和誓願最

後才出現，而方濟沙勿略遠在千山萬水之外給耶穌會起的定義是「一個愛的同伙」。「同伙」兩字勉強譯出西班牙文的Compañia。這在法文、義大利文都無問題，但到了英文只得譯為Society，與原文意義已有一段距離。中文的「會」更是意義廣泛，而有「耶穌會、耶穌會，耶穌會的你不會」的笑話。無論如何，原文的會名是指跟耶穌做伙伴，彼此互為伙伴。欲知其詳，可細讀這篇譯筆十分流利的《耶穌的同伴》。

以上兩篇文章均由石室從法文譯出。看過他前一篇譯作《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跡》的人，都會覺得譯者很會把握思想內容，又能以順暢優美的中文表達出來，看來真是欲罷不能，總覺非一口氣看完不可。筆者在校閱這兩篇譯文時確曾如此。

此外，這兩篇在內容上當然比《聖三奧跡》可讀性更高：耶穌會的開始及它的名，會祖的《秘密生活》及他的一生奮鬥如何落實在一個修會的生活裡等等都是人樂於知道的。希望這此無可厚非的好奇心能引人進入這本小冊子的核心：自己做耶穌的同伴，也引人做耶穌的同伴。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房志榮謹誌於輔大神學院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耶穌的同伴與依納爵的遺囑 / M. 裘理雅尼, J.
C. 多德爾著; 石室譯。——初版——臺北市
: 光啓, 民82
面; 公分。
ISBN 957-546-154-1 (平裝)

1. 天主教

246.2

82008913

耶穌的同伴與依納爵的遺囑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著者: M. 裘理雅尼

J. C. 多德爾

譯者: 石室

准印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狄剛

出版者: 光啓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24號(100)

電話: 編輯部(02)3671750 門市(02)3676024

發行部(02)3684922 傳真(02)3672050

郵政劃撥: 0768999-1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084號

發行者: 王敬弘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 3680350 3673627

定價: 70元

205185

ISBN 957-546-154-1



205185



ISBN 957-546-154-1

封面設計 成文